

婦女與家庭欄

編者 金仲華

家事社會化

孟如

家庭的組織與機能的變遷

英國的思想家羅素在他的名著婚姻與道德中，論到現代的家庭，說「受了工業革命的影響，家庭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已日趨於衰落。」他推測家庭的制度在將來即使不完全消滅，其中父親所負的責任必定要為國家或社會所取去。這種推測，雖然為一般保守主義者或被包圍於家庭的溫暖空氣中的人所反對，但有不少的社會學者抱着同樣的或相近的見解。

這裏我們並不要討論家庭存廢的問題，但上面羅素的話很可以

作為本文的一個出發點，就是物質生活的改進，必然要使家庭的組織或機能受到影響。近代工業制度的推進，造成了整批生產 (Mass Production) 的趨勢，使舊日以血緣或親屬間的依賴互助為根據的大家庭制，失去了它功用的重要性。工業革命結束了封建時代，分解了代表濃厚家族觀念的大家庭制，而產生代表個人主義的小家庭制。但工業制度更推進，而形成了社會集合化 (Collectivization) 的趨向，把小家庭制的存在基礎也漸漸搖動起來。大規模工業的發展，不僅吸收着男工，也吸收着女工。一個小家庭的三種成員——丈夫、妻子和子女——在發展了的工業社會，常常是被分置在三個地方，丈夫在一個工

場，妻子在另一個工作處，子女則被放在家中或送入學校。這種小家庭的全圖，只有在每日晚餐的燈下或星期休假日能見到一次。雖然不說家庭要被廢去，但在這種情形下，家庭的組織狀況已和早先的不知有多大的改變了。

不僅家庭的組織改變，家庭的機能也和以前大不相同。在封建時代的大家庭，所有近血緣的家屬都住在一起，同炊，共食；男子出外經營事業，女子則在家管理衣、食、住、和育兒的四項主要家事。從大家庭變到了小家庭後，家庭中雖然仍舊由女子管理這四項家事，但這些家事的「一部分却已分了出去。衣的事情大都交給社會的裁縫業了，食、住、二項則因新式的方便的增多，也化為簡單，育兒有交給保姆的，子女稍長些就把教育的責任付托給幼稚院或學校。而在工業更發展，形成集合化趨向的社會，則因婦女和男子一樣成為巨型工業機械上的一個齒輪，家庭方面的事務竟有不能進行之勢。因為這種情形，乃有了所謂「家事社會化」的問題。

家事社會化理論之推進

所謂「家事社會化」，雖然必須在工業非常發達，把大部分家庭婦女吸收入社會工作場所的時候，方顯出重要，但自從婦女進入職業勞動的趨勢發生以來，這問題已經過很多的討論。最早在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婦女運動者居爾門和英國的女權運動者希里納左她們的著

作婦女與經濟和婦女與勞動中，都會舉出許多的理由，說明婦女應該把家事交給社會管理，而自己去做從事他種獨立的生產的職業。

居爾門夫人是一個從事社會運動的女子，她的理論很為精闢。她說明社會是一切文化的保有者，所以把家事交給社會管理，可以使社會的各種進步的知識發明，能很適當地應用到人類的衣、食、住和育兒的四個最主要的生活方面。做妻子的不一定能夠知道何種食物合於營養衛生，而社會能使專門於營養化學的科學家管理這事情，而且可用極嚴格的監督制度保持食物的清潔衛生。對於住的問題，她認為各種科學的發明將漸漸代替婦女自己的操勞。至於撫育兒童，她說明一般家庭婦女的無經驗無知識，常是教壞兒童的原因，所以使兒童離開母親的溺愛放縱，受社會上最好的兒童教育家的管理，是非常有益的。

德國的倍倍爾在他的名著婦人與社會 (Die Frau und der Socialismus) 中，會痛切地指出家庭的險惡環境和家事的瑣碎刻板工作對於婦女精神和智慧方面的損害。他借阿明多爾 (G. von Amyntor) 所著生活之書的傍註中的一段，描寫出既婚婦人在家庭中所經驗的悲慘的生活。那一段說：「使她（家庭主婦）的元氣和體力喪亡的原因，不是丈夫的死亡，愛兒的墮落，重病，及熱心計劃失敗等等中的一種事，卻是那每日重複着的剝蝕骨髓的辛勞……幾十萬強健的家婦，在她們處理家務的勤勞之中，消褪毀損了她們薔薇的雙頰和媚人的笑靨，而使她們成為既乾且皺的木乃伊。」今天做些什麼菜」

的永遠的新問題，和日常反覆着的灑掃洗拂的必要，慢慢地而很確然地毀壞着她們的身體。廚房是她們計算貧困的收支，考慮漸次騰貴的生活資料，和調度必要的金錢的地方。她們在這種煮羹湯的祭壇之上，犧牲了青春的心的自由，美麗和樂趣。在這樣暮年駝背而含淚的廚婦裏面，誰能看出花一般美麗嫵媚的舊日新娘娘的面影呢？」

羅素在婚姻與道德中論及家庭對於兒童的教養，也認為不能由做母親的負責。他說明家庭的狹隘環境，對於兒童非常有害，所以主張兒童應被放在社會化的環境中，和其他兒童練習社會關係中的互助和合作。他說，在將來，國家將負起全責，替做父母的擔任兒童的教育，訓練和醫藥衛生等等事務。

在蘇聯，目前唯一有計劃地行着「家事社會化」的國家，則有着更一貫的理論。蘇聯的論者以為，要使男女達到真正完全的平等，必須把所有妨礙婦女自由發展的一切羈絆都解除去，所以在大規模工業建設進行同時，家事社會化的工作也發展得很速。美國的斐爾特夫人 (Mrs. Alice Withrow Field) 在她本年出版的一冊蘇聯婦女與兒童之保護的書中，說明蘇聯「家事社會化」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婦女從一切生活的瑣碎事務解放出來，而能與男子同樣地完盡對於本身和國家的責任。「種種生活的事項，如由於環境，社會遺傳，或動物本性——衣食住——的關係而使人不得不勉強去做的，他們都認為有礙於一個人的最長的才能的發展。」斐爾特夫人舉一個例說，譬如一個

人最長於藝術，但他必須有一個地方睡，有衣穿，有飯吃，有器具應用，方能專心從事於這一方面的發展；如果他沒有這些，而必須一一自己設法去賺得，那他的藝術因為分了心的緣故，必定要受到多少的損失。因為這種緣故，對於有着和男子同樣天賦的婦女，蘇聯的理論是要設法把她們從社會遺傳給她們的家事責任中解放出來，而給她們享受到完全的生活的自由。

進行中之家事社會化

在都會中，衣的事情現在差不多都已交給社會辦理了。自從縫衣機器發明了被普遍地應用以來，用手指穿針引線的工作已經顯得非常的適用。機械織物的增多，使繡花的工作完全被淘汰去，手結絨線物也日漸減少。所以衣事的社会化不久就會成爲普遍的現象。

食、住和育兒的社會化現在正在試驗進行中。在歐美各工業都市，一方面因爲機械應用的普遍，另一方面因爲婦女從事社會職業者的增多，社會上供給食、住和代替教養兒童的新事業，已有蓬勃發展之勢。蘇聯則有計劃地把這種事業放在工業的基礎上，同時運用着它的文化力量集中科學和教育的人才，使食、住和育兒的社會化隨着五年計劃的進行而漸次實現。歐美各國和蘇聯對於家事社會化進行之根本的差別，就是前者是把這事業放在私人企業的基礎上，後者則放在國營的基礎上。

在歐美各國的大城市中，公寓 (Apartment House) 的建築近年來進行得很快。數層到數十層的大廈，每一層又分成多數 *flat* 或房間，其中水、電、暖具以至各種衛生設備，無不齊全。這樣，一個公寓就可容納數百人家的居住。如果夫妻二人都在社會作事，而又沒有小孩的，那麼早上把門鎖上了出去，晚間工畢後回來，一切都由公寓負責管理清楚，覺得非常舒適而便利。另一種所謂食宿處 (Boarding house) 也非常發達。這種食宿處的主人不僅供給住，還料理寄居者的食，比較公寓多了一種便利。但無論是公寓或食宿處，取價都非常昂貴，祇有中等以上的人家能享受這種便利。所以這種公寓或食宿處的發達，一半是為了它們的便利，一半則還是要靠廣告的宣傳與價格的競爭。

公共食堂在歐美各國近來也很發達。因為婦女在職業界的增多，與生活程度昇高的影響於僕傭的工作，使一般普通家庭的食事發生問題，而公共食堂就應着需要興起。在這種公共食堂中，也有音樂的設備，如留聲機無線電等，增加就食者的樂趣。或者發售飯票，以折扣吸收長期的顧客。有不少食堂則利用新奇的花樣，像定名為「五分店」「二辨士食堂」等，引起食客的注意。但這種食堂的目的終不外乎營利，其衛生與營養二項，總是要隨取價的高低而變易的。

據最近歐洲報紙所載捷克首都潑拉哥的情形，說潑拉哥市中共有咖啡館四百多所，一般職業婦女差不多都以咖啡館為休息和進食的地方。這也可以看作家事社會化的一種現象。捷克因為花邊業的發

達，婦女在家庭外工作者很多。在工作完畢後，一家的夫婦小孩就進入咖啡館，圍坐在柚木的小桌上，談天、看報、吸煙、喝啤酒、進簡單的晚飯，把時間消磨到夜深纔散去。他們的住處多半是在公寓的小房間內，只放着幾架牀作為晚間睡的地方而已。所有社交活動，也都是咖啡館中進行的。

關於育兒方面，歐美各國近年來公共醫院增多，婦女分娩差不多都是在醫院中進行的，比較貧苦的也可以得到免費住院的待遇。三四歲以後的兒童已有幼稚院可進，年齡再大則各級學校齊備，都可以代替家庭父母司教養兒童的責任。不過初生的幼兒是最難的問題。社會上一般觀念還以為生母是幼兒最好的養育者，非但很少機關能代替管理，甚至有職業的婦女都要因生育而被撤職。在趨向上，歐美社會事業的發達，很可以看出社會是在把教養兒童的重要責任從母親手中取過來，而根據最新教育心理學與社會學所發見的原理，施以合理的有益的養育訓練；但因為一般私人企業趣味的濃重，所以在這進步的趨向上，終不免有經濟的畛域觀念加以牽掣，而使發展顯得緩慢。

在蘇聯，因為家事社會化成為國家計劃建設的一部，所以比較能減去歐美國家的家事社會化的缺點。起初蘇聯對於家事社會化，也不過有着一種理論，它國內的住屋與糧食的缺乏，使住和食的社會化進行非常困難。直到一九二九年後五年計劃開始，工業的建設漸漸樹立基礎，乃隨着一般的發展，而使家事社會化的推進很顯出一些成功。

住的困難在蘇聯就在目前也還是問題，不過就因為這種困難，使食事的社會化更見需要。許多家庭佔着一個樓面，如果大家要有竈來自己煮飯，那當然是不可能，於是他們乃計劃建立一種所謂「廚房工廠」(Kitchin factories)，由「人民食事委員會」管理，採用工廠制，把飯菜用機器蒸鍋煮成。這種「廚房工廠」每餐常能供給幾十萬到幾百萬客。在大城市，集合農場，大工廠和學校附近，都設有「廚房工廠」，用的廚師都是專門學校訓練出來的。有很多離開了家庭的小廚房的婦女，已進入這種社會的大廚房去工作了。

育兒社會化在蘇聯也是到最近的幾年才很有發展。社會育兒的主要機關是托兒所 (crech)；但孩兒在三歲以上，便不入托兒所而入幼稚園，再上則入學校。托兒所有嚴格的規則，工作的婦女每日把嬰兒寄托於那邊，一定要填請求書，嬰兒經過檢驗，被允許後，每日必須按時交入，在規定時間內抱去，而且不得間斷。在托兒所中辦事和管理嬰兒的人，都受過訓練，而且每所都有保嬰專家指導一切，工作的精神也很好。這種托兒所乃是蘇聯超過於歐美國家社會育兒事業的一特色。

但就在目前，蘇聯的社會育兒事業也不過是在初步的試驗時期。據斐爾特夫人在她的蘇聯的婦女與兒童保護中所說，以莫斯科一處言，在一九一八年，有托兒所四，一九二八年增至一〇四，一九三二年增至一二〇；在這許多托兒所中，可容嬰兒七千，但輪流過去，每年總計入托兒院的嬰兒可達一三、〇二三個；可是莫斯科共有嬰兒一四二、八

三九個，減去上面的數目，還有一二九、八一六個未進托兒所，換言之，就是祇有百分之十的嬰兒進托兒所，那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比例呢！不過斐爾特夫人在她的書中也指出，目前蘇聯對於托兒所的建設和嬰兒管理者的訓練，進行得很着力，在將來這種形式的育兒社會化事業的發展，是很有指望的。

家事社會化和家庭的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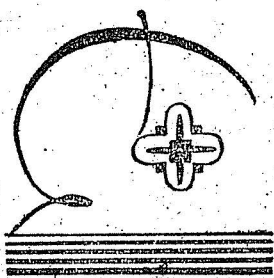
從目前的趨向推測將來的狀況，大概「家事社會化」乃是必然可以完全實現的一件事。工業建設的猛進發展，與婦女參與社會工作者的日漸增多，是促使「家事社會化」成為實現的二種主力。後者使這種新事業成為迫切的需要，前者則給與這種新事業以實現的可能。為家事中比較簡易的衣的問題，在工業進步的途中很快就移到社會方面去了；那麼比較複雜一些的住、食以至育兒的幾項，在工業更發展之後，當然也會給社會取過去代替家庭管理的。

至於家庭，大概這個名詞不會很快就消滅去的吧！家事社會化的目的決不是在消滅家庭，而是要順應社會進步的需要，把家庭的機能加以改變。為使住的地方具有各種科學方便而合於衛生，為使食的事務化為簡單而適於營養，為使種族的幼類能在良好的養育下而長成，為有用於社會的人，是家事社會化的最基礎的理論；至於婦女的能因家事社會化而減少了衣食住育兒等方面種種瑣事的牽掣，而能在較

88450

大的社會自由下發展其個性，那又是一個切合於目前事實的理由。男和女同居了，即成立一家庭的簡單形式，生了小孩後則化為一個複雜的形式；取去了家庭的某種由習慣所規定的事務，家庭的關係照舊是不變的，婦女在社會上依舊可以任着她的個性，再加以訓練選擇任何

衣、食、住或教育兒童的職務來盡她為人的責任。不過一者是束縛的，一者是自由的；一者是我真正訓練的，一者必須經過合理的訓練的；前後的優劣分別，就在這一點而已。



目前中國之奴婢解放問題

文玉

就狹義言，男奴的制度在我國大部分已經絕跡了；但婦女的奴隸制——即婢制——則至今仍未消滅。並不是「自由」「解放」等等名詞沒有介紹到這國土，而使這惡制度能維持到現在；在考察中國的

奴婢問題時，應當明白使這制度能存在的社會和經濟的背景。自從民國成立以來，隨着政局的變遷，禁蓄奴婢的政令會一再頒布，比較近的像前年浙省也曾發表十條具體的禁蓄奴婢方案；但禁令與婢制並道而馳，似乎不見有過什麼實效。到現在，發生於各大都會的販賣婦女和虐待奴婢案，常常層出不窮。滬、漢、廣這六個販賣女奴的大中心，依然在法律注意不到的地方進行着這種繁盛的事業。

在一般的漠視中，前月（九月）下旬我國政府卻又發表了禁蓄

奴婢的辦法七項，使這問題受到一個新的注意。這次的禁令發自中央，指定要行於全國（辦法第三項），而且明白劃清界限，要把非雇用關係的奴婢，不論由於買賣、贈與或慈善關係的，都禁止（第一項）。顯然，這禁令如能照上述的施行範圍和性質界限收到成功，那影響的巨大是不待言的。所以當這消息出現時，各報都預示着「奴婢將重見天日」。這裏我們談到目前中國奴婢的解放問題，不防把上述的禁令辦法作為一個最近的根據，而考察其解決的可能性。這次政府發表辦法規定禁止的步驟有四：一、勸告，二、解放，三、救濟，四、處罰。對於這四項步驟較詳的解釋是：查出有奴婢者，勸令在一定期限內解放，或使改變為雇傭關係；若奴婢解放後無家可歸，則對於未成年者，使入當地救濟院或